

清季日本女性教習拾遺^{*}

孫 長 亮^{**}

甲午戰役，滿清王朝雖潰敗，卻高舉「以強敵為師」之旗幟推進日式改革，¹ 謀求富國強兵。而此時的女子教育也漸趨掙脫「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子識字多誨淫」的桎梏，模仿日本女子教育模式，期與男子平等接受教育。

二十世紀初葉，伴隨開明官紳及社會有識之士的積極倡導與銳意改革，晚清近代女子教育日漸興起，蒙養院、女子私塾、女子小學堂、女子師範學堂等各類型的教育機構在全國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地設立。然創辦者往往苦於女子教育經驗的匱乏，如傳統之修身、國文科尚可由以往年長的私塾先

* 本文承匿名評審惠賜寶貴意見得以完成，至為感激，深表謝忱。

** 日本岡山大學社會文化科學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¹ 姜義華等編，《康有為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頁 104。

生抑或科舉出身者充任，近代新式科目如音樂、體操、格致（晚清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的總稱），甚至蒙養院的圖畫、手藝等科，對於當時的大多數國人而言，頗為模糊，能勝任的女性教習更屬鳳毛麟角。在此歷史背景，清日間出現了一場罕見的異國女子教育遷移活動，即具備一定知識的日本女性，因私人延聘或清廷官雇而西渡清國，在新興開辦的女學機構內充任保姆或教習。² 一時間，清國國內日式女子教育獨具一幟。正如以提倡女子教育為其要務之一的《二十世紀之中國女子》所述：「所謂近世女子教育，蓋指我國日本化之女子教育而言，因當時各女學多延日人為教習也」。³

鑒於此，日本女性教習可謂晚清女子教育研究的重要考察對象之一。但目前學界往往將眼光投於當時幾近千人的渡清日本男性教習，而忽視女性教習，使其成為清末女子教育研究的盲點所在。目前查到佐藤尚子、加藤恭子二人對日本女性教習的基礎信息進行考證。⁴ 佐藤氏以明治期的雜誌為對象，統計出 83 名渡清女性教習工作過的學堂及部分教習的籍貫、月俸等信息，加藤氏又基於當時的新聞報導補加 12

² 美國歷史學家 Marius B. Jansen 曾指出，二十世紀初期，渡清日本教習和中國留日學生間的一來一往，構成了世界歷史上第一次真正以近代化為目標的知識人的大規模移動。Marius B. Jansen: *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 (Chicago: Rand McNally College, 1975), p. 149.

³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頁 169。

⁴ 佐藤尚子，〈明治婦人界と中國女子教育〉，《教育科學》，期 24（2001 年 3 月），頁 5；加藤恭子，〈20 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日本人女子教員の中國派遣〉，《ジェンダー研究》，號 18（2015 年 3 月），頁 73。除此以外，提及日本女性教習的還有汪向榮，《日本教習》（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阿部洋，《中國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日本：福村出版，1990）等，由於 1980-1990 年代的研究成果，相關信息較為簡單有限。

名（合計 95 名）。但兩篇論文僅限於日本國內的報刊雜誌，行文內容也多為渡清前的信息，且有些許錯訛之處。⁵ 基於此，筆者對二人的研究成果加以補訂並繼續挖掘，在利用日方史料的同時，也從中國史料中搜尋蛛絲馬跡，本人發現在人數上增加至 131 名，⁶ 補遺了大多數女性教習渡清後的具體工作地、教授科目、聘期年限等信息之外，對日本女性教習的在清教育活動也進行了詞條式的梳理，並結合最終的統計數據試以探析。

⁵ 如佐藤氏將戶野美知惠誤書為「戶野美智慧」；服部升子誤為「服部榊子」；大野鈴子 1908 年歸國誤為「1909 年」。加藤氏將坂井筆誤書為「酒井筆」；加藤なつ的工作地點鐵嶺女學堂誤為「興嶺女學堂」；高山アイ的工作地點東華英女學堂誤為「東華美女學堂」；菊池鎮子的工作地點湖州誤為「潮州」；池永マキ子 1904 年開始受聘誤為「1906 年」；木村芳子 1905 年開始受聘誤為「1906 年」；大矢落子 1907 年開始受聘誤為「1908 年」；峯旗操子 1910 年開始受聘誤為「1909 年」，其名也誤為「峰旗操子」；片根清子 23 歲開始在清工作誤為「20 歲」。

⁶ 此外，據 1909 年 2 月 12 日的《婦女新聞》記載，新井みむろ子和岩倉美代子即將赴清為清國婦人界鞠躬盡瘁。因筆者考察有限，在中日兩國史料中並未查閱到二人之後的相關內容；傅子實〈回憶淑行女塾〉一文中，指出淑行女塾曾延聘金野和田天兩名女性教習教授音樂、體操、造花、工藝等科，但工作時間僅概括為辛亥革命之後，是否在宣統皇帝退位之前難以確認；同時據 1904 年 7 月 8 日的《東方雜誌》記載：「蒙古科爾沁親王發憤圖強，近托慶王代聘日本博士及其妻，在府第建築學堂兵舍，招選蒙古男女學生數十名，一俟某博士夫婦到後，即當開學，分別授中日各種功課體操」，至於之後是否成功延聘不得而知；另鹿兒島出身的土橋アサ（福州女子師範學堂，月俸銀 60 元）在佐藤氏、加藤氏的論文中均有提及，但工作年限卻為 1914-1915 年，故以上六人不列入統計範圍。

一、在清日本女性教習概覽

光緒二十八年（1902） 合計 7 人

1. 河原操子（27 歲／長野縣）：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畢業，橫濱大同學校教員。經實踐女學校校長下田歌子推薦，1902 年 8 月渡清赴吳懷疚在江蘇上海創辦的務本女塾充任教習，教授日本語、日本文、算數、唱歌、圖畫等科。此塾為中國最早的，由國人自辦的女學堂之一。後蒙古喀喇沁旗王爵貢桑諾爾布訪日歸國欲在府內開設女子學堂（毓正女學堂），經駐清公使內田康哉引薦，操子於 1903 年 12 月受命離滬入蒙。她親自起草《毓正女學堂章程》並教授日本語、算數、家政、編物等科。1904 年 11 月曾一度回國，因王爵福晉書信歌子，望延長其聘用年限，操子便二次入蒙。1905 年年底操子歸國，並攜同由學堂選拔出的何惠貞、于保貞、金淑貞赴日，後三人入實踐女學校求學。⁷

2. 服部繁子（30 歲／東京府）：東京帝國大學漢學大儒島田重禮的三女兒，下田歌子的弟子，歌人。竹橋女學校、成立學舍女子部畢業。1902 年，隨夫宇之吉（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總教習）渡清。同年秋，受聘於旅京川籍名宿杜德輿夫婦在北京創辦的杜氏女子家塾，教授普通科。推定其工作年限至少為兩學期。1905 年 8 月，繁子又受聘於商界名流

⁷ 一宮操子，《蒙古土產》（日本：實業之日本社，1909），頁 1-13、86、97-99、141-149；邢復禮，〈清末日本女間諜河原操子在喀喇沁的活動〉，《內蒙古文史資料》，輯 15（呼和浩特：內蒙古文史書店，1984），頁 128-129。

沈鈞夫婦在直隸北京創辦的豫教女學堂。繁子不但負責學堂的教務管理，教授圖畫、聲歌、格致等科，還制定了以培養「賢母良婦」為宗旨的《豫教女學堂章程》，並通過私人關係延聘多名日本女性來堂充任教習。1908年春（約5月），豫教女學堂因營運資金入不敷出無奈閉校，繁子離開。⁸

3. 高洲虎子：1902年，受聘直隸北京杜氏女子家塾，教授算數、圖畫等科，推定其工作年限至少為兩學期。⁹

4. 尾崎衿子：1902年，受聘信息同虎子。後1906年4月，受聘直隸北京「蜀女界偉人秦良玉少保駐兵遺址」四川營的四川公立女學堂（前身為1904年的四川女學堂，該學堂由杜德輿夫婦倡辦，四川旅京同鄉捐助而成），教授手工、音樂、體操等科。¹⁰

5-7. 川本（氏）／山口（氏）／野崎（氏）：1902年，直隸天津嚴修在自宅設立嚴氏女塾（1905年更名嚴氏女學堂），此塾開國人在天津創辦女子教育之先河，被世人讚譽為「女學振興之起點」。嚴氏延聘日本女性教習三人。據齊

⁸ 黃稚荃，〈憶長寧三前輩〉，《龍門陣》，號5（十週年紀念專輯，1990年10月15日），頁80；奮齋，〈辛亥女傑杜黃〉，《龍門陣》，號6（1990年11月20日），頁28；孫長亮，〈中國女子教育近代化過程における日本女性教習の位置：服部繁子と北京豫教女學堂を事例にして〉，《教育學研究紀要》，卷62（2017年3月），頁25。

⁹ 黃稚荃，〈憶長寧三前輩〉，頁80；奮齋，〈辛亥女傑杜黃〉，《龍門陣》，號6，頁28。

¹⁰ 黃稚荃，〈憶長寧三前輩〉，頁80；奮齋，〈辛亥女傑杜黃〉，《龍門陣》，號6，頁28；〈四川女學堂簡章照錄〉，《大公報》，1906年3月15日，第4版；〈女學紀盛〉，《大公報》，1906年5月3日，第4版；〈女學將開〉，《大公報》，1906年4月29日，第3版。

植璐記載，當時川本教授日本語、音樂；山口教授手工藝；野崎教授織布，從紡紗到織斜紋、直紋，也織毛巾，所用的教具、教科書等大都是從日本購置的。¹¹

光緒二十九年（1903） 合計 5 人

8. 戶野美知惠（33 歲／京都府／又記戶野みちゑ、戶野ミチエ）：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先後歷任京都府師範學校，彥根、長野、名古屋等高等女學校教員，夫周二郎（原長野縣督學長官）為湖北師範學堂總教習。1903 年秋，美知惠受明治政府內閣總理桂太郎的委派，赴近代中國最初的公立幼稚園——湖北武昌幼稚園擔任園長（月俸銀 100 元），聘期為二年。美知惠仿 1899 年日本的《幼稚園保育及設備規程》起草了《湖北幼稚園開辦章程》，在任期間也曾協辦過該幼稚園附設的女學堂以及武昌女子師範學堂。¹²

9. 丹トク：1903 年，隨美知惠一併赴湖北武昌幼稚園充

¹¹ 齊植璐，〈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嚴修〉，《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 25（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頁 14。經武安隆考證，在其〈新見日本教習——對汪向榮先生所列《日本教習分布表》名單的補充〉一文中，認為山口疑為某學堂教習之妻。武安隆，〈新見日本教習——對汪向榮先生所列《日本教習分布表》名單的補充〉，《日本學刊》，期 6（1992 年 11 月），頁 108。

¹² 阿部洋，《中國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頁 198；〈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諭戶野みちゑ第一高等學校教授稻並幸吉及同管虎清国政府ノ招聘ニ応シタルノ件〉（內閣/公文雜纂/明治 36 年，日本国立公文書館所藏，件名 A04010074900）；〈外國官廳ニ於テ本邦人雇入關係雜件——職掌其他應聘員數等調査〉（3 門/8 類/4 項 1-2-2，湖北省，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衛道治，《中外教育交流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頁 120。

任保姆（月俸銀 20 元）。¹³

10. 丹雪江（又記丹雪枝、丹ゆきゑ）：1903 年，隨美知惠一併赴湖北武昌幼稚園充任保姆（月俸銀 50 元），同時在該幼稚園附設的保育科擔任保姆教習，教授幼兒保育知識。除武昌幼稚園外，在清期間，丹雪江也充任過武昌女學堂的教習、擔當過張之洞府邸的私人家庭教習。¹⁴

11. 武井初子（東京府／又記武井ハツ）：東京高等女學校畢業。基本信息同丹雪江（月俸銀 50-120 元）。在清聘期較長，具體為 1903 年秋至 1910 年 7 月。¹⁵

12. 平野道江：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員。受聘湖北武昌女學堂。¹⁶

光緒三十年（1904） 合計 11 人

13. 池永マキ子：據《東方雜誌》記載，夫永六為四川省某高等學堂教習，マキ子也因此在其下設的女學堂充任教

¹³ 蔭山雅博，《清末日本教習與中國教育近代化》（日本：雄山社，2011），頁 49-50；〈外國官廳ニ於テ本邦人雇入關係雜件——職掌其他應聘員數等調査〉（3 門/8 類/4 項 1-2-2，湖北省，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

¹⁴ 蔭山雅博，《清末日本教習與中國教育近代化》，頁 49-50；〈外國官廳ニ於テ本邦人雇入關係雜件——職掌其他應聘員數等調査〉（3 門/8 類/4 項 1-2-2，湖北省，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東洋婦人會〉，《女鑒新聞》，1906 年 5 月 1 日，第 3 版。

¹⁵ 蔭山雅博，《清末日本教習與中國教育近代化》，頁 49-50；〈外國官廳ニ於テ本邦人雇入關係雜件——職掌其他應聘員數等調査〉（3 門/8 類/4 項 1-2-2，湖北省，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東洋婦人會〉，《女鑒新聞》，1906 年 5 月 1 日，第 3 版。

¹⁶ 加藤恭子，〈20 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日本人女子教員の中國派遣〉，頁 73。

習。¹⁷

14. **小川文野子**（20 歲／宮城縣／又記小川文野）：仙臺高等女學校、松操學校高等科畢業，原電信局工作人員。受聘湖南常德師範學堂。¹⁸

15. **伊藤鶴子**：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選科畢業，夫賢道為日文學堂堂長。據《警鐘日報》記載，鶴子「到中國年餘，略通中國語」，1904 年，受聘浙江杭州女學堂，講授算學、音樂、體操等科。¹⁹

16. **山崎貞子**：受聘湖南常德女學堂，具體未詳。²⁰

17. **姓名待考**：據《大公報》記載，位處直隸北京的四川女學堂於 1904 年 3 月 21 日開學，並延聘「日本某教員之夫人」充當教習，教授對象為在京川籍家庭女兒及一些關係戶姑娘。²¹

18. **姓名待考**：據《女子世界》記載：「南京民設之養正學堂，內附設女學堂一所，延聘日本女教習一人」。²²

19-23. **姓名待考**：據《女子世界》記載，直隸袁督夫人創設一工藝院，以貧苦婦女為對象，教授其手工等事，「現已舉某縣令夫人為監院，並延聘日婦五人為教習」。已籌足

¹⁷ 〈各省教育匯志〉，《東方雜誌》，卷 1 期 3（1904 年 5 月 10 日），頁 72。

¹⁸ 〈妙齡女子の渡清〉，《婦女新聞》，1904 年 8 月 15 日，第 2 版。

¹⁹ 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下冊（臺北：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 1021。

²⁰ 〈外國官廳ニ於テ本邦人雇入關係雜件——職掌其他應聘員數等調查〉（3 門/8 類/4 項 1-2-2，湖南省，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

²¹ 〈紀女學堂〉，《大公報》，1904 年 3 月 25 日，第 3 版。

²² 〈記事欄——內國〉，《女子世界》，期 4（1904 年 4 月），頁 68。

經費一萬兩千兩，以備購置器械所用。²³

光緒三十一年（1905） 合計 13 人

24. **服部升子**（福島縣／又記服部ます子）：福島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小學教員，後入日本女子大學國文科繼續學習。經服部宇之吉介紹，於 1905 年入直隸北京豫教女學堂、淑範女學堂教授速成日本語、算數、體操、唱歌等科，期間曾兼任陶大均氏（時任北京顧問）宅邸的私人家庭教習。後於 1908 年 2 月，轉任當時中國最高的女子師範教育機構——盛京奉天女子師範學堂（月俸銀 140-200 元），聘期為二年，教授日本語、體操、唱歌、手藝、物理、圖畫等科。在奉天女師期間，也曾承擔過以三個月為週期，輪換教授部分地方知事日本語的工作。升子在華共計 11 年，1914 年，因父病重歸國。後任日華學會主事，繼續從事在日中國女子留學生工作，1937 年 5 月，升子方才退休。²⁴

25. **加美田操子**：經服部繁子介紹，入直隸北京豫教女學堂充任教習，教授普通科。²⁵

26. **佐伯園子**：隨夫信太郎（八旗高等學堂教習）渡清，

²³ 〈記事欄——內國〉，《女子世界》，期 10（1905 年 2 月），頁 71。

²⁴ 外務省政務局第一課編，《清國備聘本邦人名表明治 42 年 12 月-明治 43 年 5 月調查》（日本外務省外交資料館所藏，1910，調-0034），頁 2，以下略稱《備聘表》2；〈支那留學生之母服部升子〉，《婦選》，卷 6 號 1（1932 年 1 月 1 日），頁 79；〈日華學會主事服部升子退職齊藤甲一ヲ囑託ニ採用ノ件〉（日本外務省外交資料館所藏，1937，編號：B05015267600）。

²⁵ 〈豫教女學堂章程〉，《東方雜誌》，卷 2 期 12（1906 年 1 月 19 日），頁 343。

後經服部繁子介紹，入直隸北京豫教女學堂充任教習。²⁶

27. 龜田操子（22 歲／大阪府）：經服部宇之吉介紹，入直隸北京豫教女學堂充任教習，教授普通科（月俸銀 30 元），在工作年限上，雖規定為從 1905 年 9 月開始無期限，但因該學堂於 1908 年春停止辦學，故操子在此任職約為二年半。²⁷

28. 兒島（氏）：夫為武備學堂教習。受聘於湖北武昌幼稚園，具體未詳。²⁸

29-30. 春山雪子／佐藤操子（東京府）：二人渡清前，均為小學校訓導。1905 年 2 月，雪子與操子受聘湖南蒙養院（長沙）充任保姆，聘期為三年（月俸銀 50 元），教授樂歌、體操、談話、行儀、讀方（日語發音及讀法）等科，在教授過程中，二人也採用了現代學前教育鼻祖福祿貝爾（Friedrich Froebel）的恩物學習法。²⁹

31. 木村芳子（29 歲／鹿兒島縣）：實踐女學校畢業，後留校任留學生教員兼舍監。1905 年，經下田歌子介紹渡清，入肅親王善耆府邸的同和女學堂（又記和育女學堂）充任教習。芳子在制定《同和女學堂章程》的同時，也仿照日

²⁶ 〈豫教女學堂章程〉，頁 343；〈北京の女學界〉，《女鑒新聞》，1906 年 1 月 1 日，第 3 版。

²⁷ 外務省政務局第一課編，《清國備聘本邦人名表明治 41 年 1-4 月調查》（日本外務省外交資料館所藏，1908，調-0034），頁 13，以下略稱《備聘表》1；服部繁子，〈北京女子教育談〉，《女鑒》，年 16 號 6（1906 年 5 月 1 日），頁 12。

²⁸ 加藤恭子，〈20 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日本人女子教員の中國派遣〉，頁 73。

²⁹ 《備聘表》1，頁 37；朱有瓚，《中國近代學制史料》，輯 2 下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頁 762。

本華族女學校進行管理，並承擔日本語、會話、算數、圖畫、唱歌等科。在清期間，芳子也曾在淑範女學堂擔當過教習，並受聘於由張少培、英顯齋創辦的方巾巷女學堂任名譽教習。³⁰

32. 加藤みね子（愛知縣／又記加藤みね）：女子體操學校畢業。1905年，受聘四川成都淑行女塾，工作至1906年7月。³¹

33. 大野鈴子：1902~1904年，嚴修曾兩次東遊日本考察教育。1905年，嚴修在直隸天津開設嚴氏保姆講習所，延聘大野鈴子充任教習，以培養幼兒教育師資。鈴子主要負責教授保育法、鋼琴、體操、遊戲、手工等科，後又兼任運營講習所附設的嚴氏蒙養院，鈴子上午授課，下午指導學生實習。她所教授的〈雄雞打鳴〉等兒歌，在京津地域的蒙養院被廣泛採用，流傳久遠。1908年，鈴子歸國。³²

³⁰ 阿部洋，《中國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頁203-205；〈清國婦人と日本人の家庭教師〉，《婦女新聞》，1905年6月26日，第2版；〈女學將興〉，《大公報》，1905年8月28日，第3版。

³¹ 〈閨秀音樂家の清國應招〉，《讀賣新聞》，1905年12月7日，第3版；〈外國に在る女流教育家〉，《婦女新聞》，1906年2月12日，第2版；加藤恭子，〈20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日本人女子教員の中國派遣〉，頁73。

³² 嚴修撰，武安隆、劉玉敏點注，《嚴修東遊日記》（天津：天津市人民出版社，1995），頁38-39；嚴仁清，〈祖父嚴修在天津創辦幼兒園教育的回憶〉，《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25（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頁48-49。關於大野鈴子的渡清，根據武安隆等點注者的說法，鈴子是山田鍮子的妹妹。同時據《嚴修東遊日記》1902年7月15日條中載明，山田鍮子本姓大野，為嚴修的日籍幕僚大野捨吉的姪女。光緒27年，大野捨吉帶著嚴修的兩個兒子到日本遊歷時，便寄宿在鍮子夫婿的弟弟田島正直家，本身擔任小學教習的鍮子，則受大野與田島二人之託，盡心照顧嚴修之子，這讓嚴修備受感激。據

34. **姓名待考**：據《婦女世界》記載，福建福州島石山創設女塾一所，已於四月開學。該塾「以陳閣學夫人為總辦」，同時「兼聘日本英國兩女士為東文英文教習，分班授課額定二十名，入學者多係紳富婦女，皆不住宿，二年畢業後即派為各處婦學教習」。³³

35. **姓名待考**：據《東方雜誌》記載：「前浙臬李廉訪光久之夫人為曾文正公女公子，學問淹貫，熱心教育，近於長沙設一女學，以開女界風氣，名曰景山女學堂，延聘日本女教習主持學務」。³⁴

36. **姓名待考**：據《東方雜誌》記載：「湖南常德府近創設蒙養院一所，仿照前湘撫端午橋新訂章程辦理。額設八十名，男女各半。已由西路學務幫辦提調李紳致楨稟商府尊朱太守淑懿，妥議章程，聘請日本女性教習一人充之保姆」。³⁵

光緒三十二年（1906） 合計 27 人

37. **安藤貞子**（23 歲／長野縣）：原下伊那高等女學校教員，1906 年 7 月，清韓語學講習所（以下略稱「講習所」）一期畢業生，後赴直隸北京女學堂充任教習。³⁶

此大野捨吉、山田鍾子與嚴修之間的關係，可能是大野鈴子與嚴修建立連繫、進而受聘來清的關鍵因素。

³³ 〈記事欄——內國〉，《女子世界》，期 15（1906 年 1 月），頁 91-92。

³⁴ 〈各省教育匯志〉，《東方雜誌》，卷 1 期 12（1905 年 1 月 30 日），頁 279。因延聘教習的具體人數不明，故本文此種情況均按一人計算。

³⁵ 〈各省教育匯志〉，《東方雜誌》，卷 2 期 9（1905 年 10 月 23 日），頁 240。

³⁶ 淑德高等女學校編，《淑德五十年史》（日本：淑德高等女學校，1942），頁 49；〈女子と清韓語〉，《朝日新聞》，1906 年 7 月 20

38. 加藤美代子（20 歲／又記加藤みよ子）：講習所一期畢業生，經服部宇之吉介紹，受聘直隸北京女學堂。³⁷

39. 堀井里子：隨夫覺太郎（明德學堂、經正學堂教習）渡清，受聘直隸北京女學堂。³⁸

40. 竹中多嘉（東京府）：1906 年 12 月，受聘湖南常德府蒙養院（月俸銀 60 元），聘期為一年。³⁹

41. 常田武子（22 歲／北海道）：1906 年 10 月，肅親王之妹葆淑舫郡主在直隸北京創設淑慎女學堂，同時延聘常田武子為教習，教授算數、體操、唱歌等科，聘期為無期限（月俸銀 30 元）。1907 年 3 月，又受聘實踐女子職業學堂，教授體操、鉛筆畫等科，武子是否在兩所學堂兼任不詳。⁴⁰

42. 野口芳子（17 歲／千葉縣／又記野口よし子）：千葉縣銚子染織學校畢業。1906 年 3 月，故工部郎中世襲雲騎尉承厚君德配夫人慧仙，在直隸北京安定門內北鑼鼓巷設立慧仙女工學堂，經服部宇之吉介紹，同年 10 月，延聘芳子充任教習，負責教授織物等普通科，聘期為無期限。⁴¹

日，第 6 版。清韓語學講習所為淑德女學校的附設機關，成立於 1905 年 4 月，所長岩倉子爵夫人，顧問伊澤修二，該所以「推進開導清韓兩國的女子文明」為宗旨，分別向兩國派遣女性教習。

³⁷ 淑德高等女學校編，《淑德五十年史》，頁 49；〈女子と清韓語〉，《朝日新聞》，1906 年 7 月 20 日，第 6 版。

³⁸ 〈外國官廳ニ於テ本邦人雇入關係雜件——職掌其他應聘員數等調査〉（3 門/8 類/4 項 1-2-2，湖南省長沙報告書，1906，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

³⁹ 《備聘表》1，頁 38。

⁴⁰ 《備聘表》1，頁 13；〈再記實踐女子職業學堂最近事〉，《順天時報》，1907 年 11 月 15 日，第 5 版。

⁴¹ 《備聘表》1，頁 13；〈小學女教師の清國招聘〉，《婦人と子ども》，卷 6 號 11（1906 年 11 月 5 日），頁 42。

43. 山崎知壽：受聘於湖南常德府蒙養院。⁴²

44. 根津操子：受聘於湖南常德府蒙養院，後赴湖北武昌女學堂充任教習（月俸銀 50 元）。⁴³

45. 飯塚貞子（27 歲／福島縣）：日本女子大學畢業。1906 年 12 月，受聘直隸北京的四川公立女學堂，教授普通科（月俸銀 100 元），聘期為無期限。⁴⁴

46. 今野ヤエ（宮城縣）：1906 年，成都府華陽縣舉人陸慎言，設立四川淑行女塾，同年 3 月，聘今野ヤエ充任教習（月俸銀 50 元），聘期為二年。⁴⁵

47. 田中たか子（34 歲／石川縣）：原本鄉誠之小學校附屬幼稚園保姆，後任東京京橋村山小學校訓導。經府立第三中學校校長八田三吉介紹渡清，受聘湖南常德蒙養院擔任保姆主任（月俸銀 80 元）。⁴⁶

48. 齊藤チカ（和歌山縣）：1906 年 4 月，受聘江蘇南京旅寧第一女學堂（月俸銀 65-80 元），聘期為二年。在清期間，也曾受聘南京模範小學堂。⁴⁷

49. 濱崎ウメ（鳥取縣）：1906 年 5 月，受聘四川瀘州

⁴² 加藤恭子，〈20 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日本人女子教員の中國派遣〉，頁 73。

⁴³ 〈外國官廳ニ於テ本邦人雇入關係雜件——職掌其他應聘員數等調査〉（3 門/8 類/4 項 1-2-2，湖南省長沙報告書，1907，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

⁴⁴ 《備聘表》1，頁 13。

⁴⁵ 《備聘表》1，頁 39；傅子箕，〈回憶淑行女塾〉，《四川文史資料選輯》，輯 38（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頁 127。

⁴⁶ 〈小學女教師の清國招聘〉，頁 42；加藤恭子，〈20 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日本人女子教員の中國派遣〉，頁 73。

⁴⁷ 《備聘表》1，頁 31。

女子師範學堂（月俸銀 50 元），聘期為一年九個月。⁴⁸

50. 前田茂子（高知縣／又記前田しげ子）：美國某大學畢業，原華族女學校教員，夫岩吉同為教員。1906 年，趙爾巽下令在盛京設立奉天女子師範學堂，同年 4 月，聘茂子充任教習，教授理化、英語、數學等科（月俸銀 150 元），聘期為三年。⁴⁹

51. 菱沼秋代（宮城縣／又記菱沼トキヨ）：1906 年 11 月，受聘私立浙江杭州工藝女學堂，聘期為一年六個月（月俸銀 50 元）。後 1909 年 7 月，又在同地受聘於由滿人慧興在梅青書院舊址開設的慧興女學堂，教授體操、音樂、手藝等科（月俸銀 40 元），此次聘期較短僅為五個月。⁵⁰

52. 鳥居喜美子（24 歲／德島縣／又記鳥居君子、鳥居きみ子）：德島縣師範學校女子部、東京音樂學校畢業，橫濱山手紅蘭女學校教員。經服部宇之吉介紹，於 1906 年 4 月隨夫龍藏入蒙，赴毓正女學堂充任教習，並接替河原操子。⁵¹

53. 森田由子（又記森田よし子）：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女學校專攻科畢業。1906 年，擔當直隸嚴修宅邸的家庭教

⁴⁸ 《備聘表》1，頁 42。

⁴⁹ 《備聘表》1，頁 4；〈滿洲の教育〉，《教育時論》，號 787（1907 年 2 月 25 日），頁 37；另 1906 年 8 月 14 日的《東方雜誌》也有相關記載，原文如下：「奉省女子小學已有兩處，近又設一女子師範學堂，監督教習均係女士，並延聘日本英國女士各一擔任科學」。此處所提及的日本女士即指茂子。

⁵⁰ 《備聘表》1，頁 45；《備聘表》2，頁 39。

⁵¹ 鳥居喜美子，《蒙古行》（日本：讀賣新聞社，1906）；〈蒙古の別天地——喀喇沁王府教習鳥居喜美子〉，《女學世界》，卷 7 號 4（1907 年 3 月 5 日），頁 12。

習，在清期間，也曾受聘直隸北京技藝學堂。⁵²

54. 太田喜智：其夫為四川省重慶籍留日學生，推定二人結識於日本。1906 年，喜智在四川巴縣女子師範學堂充任教習（月俸銀 50 元）。⁵³

55. 後藤美之（栃木縣）：1906 年 5 月，受聘四川眉州中學堂（月俸銀 120 元），聘期至 1910 年 1 月。⁵⁴

56. 森田正子：1906 年 2 月，受聘於由實業家張謇在江蘇設立的南通公立女子學堂，教授算數、唱歌、手工、體操、圖畫等科，聘期至 1907 年正月。⁵⁵

57. 赤羽若枝子：原東京櫻井女塾教員，日本教育家櫻井近子的養女，1906 年，受聘於江亢虎在直隸北京設立的外城女學傳習所，教授編物、造花等科。⁵⁶

58. 佐口美都子：1906 年，受聘直隸天津北洋女子師範學堂，教授教育學，推定美都子在此學堂工作至少一年以上。⁵⁷

59. 吉澤（氏）：夫嘉壽之丞為南通州師範學堂教習（原為張氏家塾私人教習）。1906 年，受聘於南通州公立女學堂，教授體操、手工、日本語等科。⁵⁸

⁵² 〈森田よし子氏〉，《婦女新聞》，1907 年 5 月 6 日，第 2 版。

⁵³ 藍勇、闕軍，〈近代日本對於四川文化教育的影響初探〉，《中華文化論壇》，期 3（2004 年 7 月 25 日），頁 75；加藤恭子，〈20 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日本人女子教員の中國派遣〉，頁 73。

⁵⁴ 《備聘表》2，頁 36。

⁵⁵ 朱有璣，《中國近代學制史料》，輯 2 下冊，頁 723。

⁵⁶ 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下冊，頁 1027。

⁵⁷ 〈北洋女子師範學堂開校紀盛〉，《直隸教育雜誌》，年 2 期 9（1906），頁 1-2；〈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畢業紀盛〉，《順天時報》，1908 年 1 月 12 日，第 4 版。

⁵⁸ 〈記事欄——內國〉，《女子世界》，期 16-17（1906 年 7 月），

60. **龍野てる子**：1906年，受聘福建省某府宅，任家庭教習，具體不詳。⁵⁹

61. **冰其梅**：1906年，四川瀘州人士章威留日歸國，攜日本女士冰其梅同行。回到瀘縣後，正值知州趙淵撥校士館經費銀800兩，於文廟街孝廉堂開辦女子簡易師範班（委李素賢、黃華主辦），冰其梅便受聘此師範班，主持班務並兼任教習。翌年，簡易女子師範班易名「瀘縣女子師範學堂」，冰其梅繼續擔任教習。⁶⁰

62. **姓名待考**：據《天津誌》記載：「1906年天津中西女學堂設立，共延聘教習八名，其中英人一名，日人一名，其餘六名為清人」。⁶¹

63. **姓名待考**：據《東方雜誌》記載：「江蘇旅寧第一女學堂近附設一幼稚園，招取學生三十名，延日本女教習教授蒙學及家庭教育，並延保姆照料一切」。⁶²

光緒三十三年（1907） 合計 25 人

64. **木村（氏）**：受聘慶親王載振（振貝子）於直隸北京設立的京師第一蒙養院充任保姆，教授舞蹈。⁶³

頁 109-110。

⁵⁹ 加藤恭子，〈20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日本人女子教員の中國派遣〉，頁73。

⁶⁰ 何伯李，〈瀘州川南師範史話〉，《四川文史資料選輯》，輯33（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頁168；四川省瀘縣縣誌辦公室編纂，《瀘縣志》（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頁508。

⁶¹ 清國駐屯軍司令部編，《天津誌》（日本：博文館，1909），頁230。

⁶² 〈各省教育匯志〉，《東方雜誌》，卷3期5（1906年6月16日），頁97。

⁶³ 武安隆，〈新見日本教習——對汪向榮先生所列《日本教習分布表》

65. 濱田松子（長野縣／又記濱マツ）：日本女子大學家政部畢業，實踐女學校留學生擔當教員。經下田歌子介紹，於 1907 年 4 月赴兩廣官立女子師範學堂充任教習（月俸銀 60-70 元），教授圖畫、手工、音樂、體操等科，聘期為一年。歸國後，松子開始在實踐女學校清國留學生部工作。⁶⁴

66. 古田（氏）：受聘於長白元氏啓蒲仙、啓梅仙在直隸北京設立的八旗元氏女學堂。⁶⁵

67. 孟歌子：受聘盛京奉天第二蒙養院，任助教。⁶⁶

68. 山口政子（德島縣）：東京女子師範學校畢業，有長達八年的幼稚園工作經驗。在女子師範學校主事的推薦之下，1907 年 3 月，政子受聘盛京奉天第一蒙養院，在其下設的保姆養成所充任教習，同時也負責幼兒的保育工作（月俸銀 100 元），聘期為三年。⁶⁷

69. 大杉春子（23 歲／愛知縣／又記大杉ハル）：清國派遣女教員養成所畢業（以下略稱「養成所」）。受聘湖北武昌幼稚園兼武昌女子師範學堂（月俸銀 50 元），聘期為二年。⁶⁸

名單的補充），頁 107。

⁶⁴ 《備聘表》1，頁 50；小川嘉子，〈清末の近代學堂と日本女子教習——廣東女子師範學堂を中心に〉，《国立教育研究所紀要》，期 3（1988 年 3 月），頁 105。基於筆者史料搜集有限，對其姓名的考證，加藤氏在其論文中也有過「濱松子」的記載，但並未指出其具體出處，故暫不列入正文詞條。

⁶⁵ 〈女學開辦〉，《大公報》，1907 年 3 月 21 日，第 4 版。

⁶⁶ 汪向榮，《日本教習》，頁 105。

⁶⁷ 《備聘表》1，頁 5；《備聘表》2，頁 3。

⁶⁸ 〈清國派遣女教員養成所〉，《婦女新聞》，1907 年 8 月 26 日，第

70. **前田新子**（東京府）：養成所畢業。經當時赴日考察的清國官員介紹渡清，自 1907 年 3 月開始在盛京奉天第一、第二蒙養院充任保姆，負責幼兒保育工作（月俸銀 50 元），聘期為三年。⁶⁹

71. **山名瀧子**（22 歲／熊本縣／又記山名多喜子、山名タキ子、山名たき子）：東京府立第三高等女子學校、養成所畢業，經服部繁子介紹渡清。自 1907 年 5 月，受聘江亢虎於直隸北京西單牌樓北石克郡王府花園設立的內城女學傳習所（月俸銀 50 元），教授一般教養、造花等科、聘期為無期限。⁷⁰

72. **松里島子**（33 歲／福岡縣／又記松里シマ、松里しま子、松里志磨）：養成所畢業。1907 年 9 月，受聘福建福州女子師範學堂及女子職業學校（月俸銀 70 元），聘期為一年。⁷¹

73. **手塚數雄子**（24 歲／長野縣／又記手塚カツオ、手塚かづお子）：養成所二期畢業生。1907 年 12 月，受聘江蘇南京旅寧第一女學堂（月俸銀 50-70 元），聘期為一年。⁷²

2 版；〈清國へ赴任の女教師〉，《朝日新聞》，1909 年 4 月 2 日，第 5 版。隸屬清國派遣女教員養成所的清藤秋子，於 1904 年成立東洋婦人會，該會以「東方善鄰諸州相互扶持、合同協力」為宗旨，主要活動與清韓語學講習所類似，即通過招生培訓向清國派遣女性教習。

⁶⁹ 《備聘表》1，頁 5；《備聘表》2，頁 3。

⁷⁰ 《備聘表》1，頁 14；〈山名たき子氏〉，《婦女新聞》，1907 年 5 月 6 日，第 2 版。

⁷¹ 〈外國官廳ニ於テ本邦人雇入關係雜件——職掌其他應聘員數等調査〉（3 門/8 類/4 項 1-2-2，福建省，1907，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

⁷² 《備聘表》1，頁 31；〈東洋婦人會派清教員成績〉，《婦女新聞》，

74. **村越信子**（22 歲）：日本女子大學畢業、講習所三期畢業生。經公使館書記張元節介紹渡清，赴留日學生沈譜琴在浙江設立的吳興女學堂充任教習（年俸 1200 元）。⁷³

75. **阿部初野子**（山口縣／又記阿部初常子、阿部初代子、阿部ハツノ）：講習所畢業。夫好豐（又記好一）為廣安州中學堂教習。1907 年 2 月初，野子受聘四川廣安寶枝女學堂（月俸銀 40 元），聘期為一年。⁷⁴

76. **片山多久子**（東京府）：東京高等女學校畢業，講習所三期畢業生，有教職經歷。1907 年 10 月，受聘蒙古喀喇沁毓正女學堂（月俸銀 60-75 元）。⁷⁵

77. **池田龜代**：東京高等女學校畢業，有在長崎的教職經歷。受聘盛京旅順小學堂。⁷⁶

78. **山根花子**（東京府／又記山根花）：1907 年 2 月，受聘於王朗雲在四川宣順設立的自流井樹人學堂（月俸銀 80 元），聘期為一年，教授體操、音樂等科。⁷⁷

79. **田中美都子**：受聘直隸天津北洋女學堂，在清時間較長，約為六年，1913 年歸國。⁷⁸

1909 年 4 月 9 日，第 2 版。

⁷³ 〈清國招聘の女教師〉，《朝日新聞》，1907 年 5 月 2 日，第 4 版。

⁷⁴ 《備聘表》1，頁 41；〈清國招聘の女教員〉，《朝日新聞》，1907 年 1 月 14 日，第 2 版。

⁷⁵ 〈渡清の女教師〉，《婦女新聞》，1908 年 3 月 9 日，第 2 版。

⁷⁶ 加藤恭子，〈20 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日本人女子教員の中國派遣〉，頁 73。

⁷⁷ 《備聘表》1，頁 41；王季潛，〈記自流井王氏私立樹人學堂〉，《四川文史資料選輯》，輯 8（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頁 128。

⁷⁸ 加藤恭子，〈20 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日本人女子教員の中國派遣〉，頁 73。

80. 岡田ウノ（京都府）：1907年2月，受聘直隸北京慧仙女學堂（月俸銀30-50元），擔當科目為織物，聘期為無期限。⁷⁹

81. 宇佐美茂子（新瀉縣／又記宇佐美茂野、宇佐美繆子）：新瀉縣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原小石川尋常小學校教員。1907年1月，受聘兩廣官立初級女子師範學堂（月俸銀60-65-100元），聘期為三年，教授日本語、體操、音樂、手藝等科。⁸⁰

82. 宇佐美直子（新瀉縣／又記宇佐美ナヲ）：茂子的妹妹，原三田高等小學校教員。其餘信息同上。不過與姐姐不同的是，直子在三年聘期結束後，繼續留在兩廣官立初級女子師範學堂充任教習（月俸銀60-100元），直至1916年方才歸國。⁸¹

83. 山角まさ子（20歲）：講習所三期畢業生。受聘於劉佩箴、杜清池在廣東廣州西關逢源西街尾設立的坤維女學堂，教授算數、音樂、體操、保育法等科。⁸²

84. 村上清子（20歲）：講習所畢業。受聘徐不更於江蘇上海設立的尚志女塾。⁸³

85. 高山アイ（青森縣）：講習所二期畢業生。1907年2月，受聘湖南尉氏縣東華英女學堂（月俸銀50元），聘期

⁷⁹ 《備聘表》1，頁13。

⁸⁰ 《備聘表》1，頁50；《備聘表》2，頁43；小川嘉子，〈清末の近代學堂と日本女子教習——広東女子師範學堂を中心に〉，頁105。

⁸¹ 《備聘表》1，頁50；《備聘表》2，頁43；小川嘉子，〈清末の近代學堂と日本女子教習——広東女子師範學堂を中心に〉，頁105。

⁸² 〈清國招聘の女教師〉，《朝日新聞》，1907年5月2日，第4版。

⁸³ 加藤恭子，〈20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日本人女子教員の中國派遣〉，頁73。

爲一年。在清期間，也曾在河南開封充任過教習。⁸⁴

86. 加藤貞子（19 歲／東京府／又記加藤貞）：東京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任東京市尋常高等小學訓導。1907 年 7 月，受聘京師第一蒙養院充任教習（月俸銀 50 元），教授幼兒教育科。⁸⁵

87. 大矢露子（東京府）：1907 年 10 月，受聘盛京奉天第一蒙養院任助教（月俸銀 40 元），聘期爲二年。⁸⁶

88. 小野八千代（長野縣）：1907 年 12 月，受聘江蘇南京旅寧第一女學堂（翌年，端方將此學堂改爲官辦，並更名爲「萃敏女學堂」）充任幼稚園擔當（月俸銀 50-70 元），聘期爲四年。⁸⁷

光緒三十四年（1908） 合計 13 人

89. 春田政子：受聘雲南干崖安氏宅邸家庭教習。⁸⁸

90. 佐久間だいち（又記佐久間だい）：講習所一期畢業生。受聘湖南長沙師範學堂蒙養院。⁸⁹

91. 榆井よし子（又記榆井よし）：養成所畢業。受聘盛京大連金州公學堂。⁹⁰

⁸⁴ 加藤恭子，〈20 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日本人女子教員の中國派遣〉，頁 73；佐藤尚子，〈明治婦人界と中國女子教育〉，頁 5。

⁸⁵ 《備聘表》1，頁 14。

⁸⁶ 《備聘表》1，頁 6。

⁸⁷ 《備聘表》2，頁 23；佐藤尚子，〈明治婦人界と中國女子教育〉，頁 5。

⁸⁸ 《備聘表》1，頁 44。

⁸⁹ 〈清国招聘の女教師〉，《朝日新聞》，1907 年 5 月 2 日，第 4 版；淑德高等女學校編，《淑德五十年史》，頁 49。

⁹⁰ 〈東洋婦人會派清教員成績〉，《婦女新聞》，1909 年 2 月 12 日，

92. 片根清子（23 歲）：講習所一期畢業生。受聘江蘇上海崇明縣尚志女塾。⁹¹

93. 加藤なつ子：講習所三期畢業生。受聘盛京鐵嶺女學堂。⁹²

94. 新谷まき子：講習所三期畢業生。受聘盛京大連女學堂。⁹³

95. 鈴木清子：講習所三期畢業生。受聘浙江杭州高等女學堂。⁹⁴

96-97. 齊藤いし子（23 歲／福島縣／又記齊藤イシ）／市村滿津美子（25 歲／長野縣／又記市村マツミ子）：講習所二期畢業生。1908 年 1 月，二人受聘湖南長沙模範小學堂蒙養院（月俸銀 50 元）充任保姆，聘期為三年，在清期間，滿津美子也曾在武昌女學堂擔任過教習。⁹⁵

98. 川島あさの子：養成所畢業。1908 年 10 月，受聘直隸北京公使館參贊宮田宅邸家庭教習。⁹⁶

第 2 版。

⁹¹ 〈女子と清韓語〉，《朝日新聞》，1906 年 7 月 20 日，第 6 版；淑德高等女學校編，《淑德五十年史》，頁 49。

⁹² 〈渡清の女教師〉，《婦女新聞》，1908 年 3 月 9 日，第 2 版；淑德高等女學校編，《淑德五十年史》，頁 49。

⁹³ 〈渡清の女教師〉，《婦女新聞》，1908 年 3 月 9 日，第 2 版；淑德高等女學校編，《淑德五十年史》，頁 49。

⁹⁴ 〈渡清の女教師〉，《婦女新聞》，1908 年 3 月 9 日，第 2 版；淑德高等女學校編，《淑德五十年史》，頁 49。

⁹⁵ 淑德高等女學校編，《淑德五十年史》，頁 49；《備聘表》2，頁 31；〈女教師の清国聘せらる〉，《朝日新聞》，1908 年 2 月 14 日，第 3 版。

⁹⁶ 〈東洋婦人會派清教員成績〉，《婦女新聞》，1909 年 4 月 9 日，第 2 版。

99. 河合貞子：受聘浙江湖州吳興女學堂（月俸銀 50 元）。⁹⁷

100. 石田マツ（岡山縣）：岡山高等女學校、東京職業學校畢業。1908 年 1 月，受聘江蘇南京旅寧第二女學堂（月俸銀 50 元），聘期為一年；後續聘至 1913 年（月俸銀 90 元），教授算數、音樂科。⁹⁸

101. 豐岡梅子（又記豐岡梅）：受聘直隸天津北洋女子師範學堂，教授音樂。此外，梅子也曾在天津公立女學堂擔當過教習。⁹⁹

宣統元年（1909） 合計 14 人

102. 酒井餘野子（福島縣／又記酒井餘野、酒井ヨノ）：講習所畢業。1909 年，受聘安徽安慶布政使衙門幼稚園，聘期為二年。¹⁰⁰

103. 橫內文惠子（20 歲／長野縣／又記橫內文惠、橫內ふみ江）：松本高等女學校畢業，養成所二期畢業生。1909 年春，接受關東都督府的招聘，赴盛京大連金州公學堂，充任教習。¹⁰¹

⁹⁷ 加藤恭子，〈20 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日本人女子教員の中國派遣〉，頁 73。

⁹⁸ 《備聘表》1，頁 31；《備聘表》2，頁 23；加藤恭子，〈20 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日本人女子教員の中國派遣〉，頁 73。

⁹⁹ 〈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畢業紀盛〉，《順天時報》，1908 年 1 月 12 日，第 4 版；汪向榮，《日本教習》，頁 86。汪向榮先生在書中，誤書為「半岡梅」。

¹⁰⁰ 《備聘表》2，頁 25。

¹⁰¹ 〈東洋婦人會教員の清國派遣〉，《婦女新聞》，1909 年 4 月 9 日，第 2 版。

104. **瀧岡照子**（鹿兒島縣／又記龍岡照子、瀧岡テル）：鹿兒島縣師範學校，養成所畢業。1909年6月，受聘安徽女子師範學堂（月俸銀50-85元），聘期為一年。¹⁰²

105. **近藤靜子**（又記近藤しづか、近藤しづか子）：松本高等女學校，養成所畢業。1909年年初，受聘直隸北京金氏宅邸，任家庭教習。¹⁰³

106. **加藤豐子**（20歲／愛知縣／又記加藤とよ）：名古屋高等女學校畢業，養成所二期畢業生。1909年春，受聘直隸保定府女學堂。¹⁰⁴

107. **川野いな子**：熊本高等女學校、養成所畢業。受聘江蘇南京領事宅邸，任家庭教習。¹⁰⁵

108. **伊藤まつ**（24歲／山口縣／又記伊東まつ）：共立女子職業學校畢業。福建福州女子職業學堂堂長施景琛，曾委託福州領事館外務書記官岩村成允為其代聘教習，後經岩村聯繫共立女子職業學校，1909年11月，伊藤まつ受聘該學堂（月俸銀70元）。¹⁰⁶

109. **菊池鎮子**（神奈川縣／又記菊地績子）：受聘浙江

¹⁰² 《備聘表》2，頁25。

¹⁰³ 〈東洋婦人會派清教員成績〉，《婦女新聞》，1909年2月12日，第2版。

¹⁰⁴ 〈東洋婦人會教員の清國派遣〉，《婦女新聞》，1909年4月9日，第2版。

¹⁰⁵ 加藤恭子，〈20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日本人女子教員の中國派遣〉，頁73。

¹⁰⁶ 《備聘表》2，頁41；「外國官廳ニ於テ本邦人雇入關係雜件-從來ノ教師ハ多クハ在本邦清國留學生等ノ手ヲ經テ備聘セラシ」（3門/8類/4項，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

湖州吳興女學堂（月俸銀 40 元）。¹⁰⁷

110. **松田鐵代**（岩手縣）：1909 年 1 月，受聘江蘇南京毓秀女學堂兼惠寧女學堂，教授音樂、體操、美術等科（月俸銀 40 元），聘期為一年。¹⁰⁸

111. **矢野ヨシエ**（長崎縣／又記矢野ヨシ江）：受聘江蘇南京江南女學堂（月俸銀 40 元）。¹⁰⁹

112. **大野きよ子**（福島縣／又記大野喜代、大野キヨ子）：東京女子體操音樂學校畢業。1909 年 4 月，受聘四川成都淑行女塾（月俸銀 70 元），聘期較短，僅為八個月。在清期間，きよ子也曾受聘成都女子師範學堂。¹¹⁰

113. **石田久子**（岡山縣）：1909 年 12 月，受聘江蘇南京督署模範小學堂（月俸銀 40-80 元），聘期為三年。¹¹¹

114. **佐藤操**（東京府／又記佐藤ミサヲ）：1909 年 10 月，受聘湖北模範小學堂，聘期至 1911 年 7 月，在清期間，也曾受聘湖北女子師範學堂附屬幼稚園。¹¹²

115. **姓名待考**：受聘於度支部左侍郎紹英與農工商部參議魏震等，在西單牌樓北辟才胡同設立的直隸京師首善第一

¹⁰⁷ 加藤恭子，〈20 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日本人女子教員の中國派遣〉，頁 73；佐藤尚子，〈明治婦人界と中國女子教育〉，頁 5。

¹⁰⁸ 《備聘表》2，頁 23。

¹⁰⁹ 《備聘表》2，頁 24。

¹¹⁰ 《備聘表》2，頁 34；朱有瓚，〈中國近代學制史料〉，輯 2 上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頁 60。

¹¹¹ 〈南京於暴動爆發件(5)——公信號 128〉，〈在留日本人避難方法〉，（3 門/8 類/4 項 1-2-2，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

¹¹² 實藤惠秀，〈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稿〉（日本：日華學會，1939），頁 181；佐藤尚子，〈明治婦人界と中國女子教育〉，頁 5。

女工場，教授刺繡科，該工廠實為女子職業學堂性質。¹¹³

宣統二年（1910） 合計 5 人

116. **峯旗操子**（京都府）：夫良允為吉林師範學堂教習。1910年，受聘吉林女子師範學堂（長春），教授理科、音樂、手工、圖畫、體操等科（月俸銀 80-100 元）。操子在華時間較長，但可推定其最長工作至 1916 年。¹¹⁴

117. **小山內高子**（29 歲／青森縣）：青森縣師範學校、講習所畢業。原麻布小學校教員。1910 年春，受聘吉林省師範學堂附屬蒙養院。¹¹⁵

118. **坂井筆子**（25 歲／長野縣／又記坂井筆）：長野縣女子師範學校、東洋女塾畢業。1910 年春，受聘福建福州女子師範學堂（月俸銀 70 元）。¹¹⁶

119. **田添幸枝**（熊本縣）：原東洋女藝學校校長。受聘四川成都淑行女塾（月俸銀 140-170 元）。在清期間，幸枝也曾受聘成都女子師範學堂，受聘期限為 1910 年 7 月至 1914 年 7 月。¹¹⁷

¹¹³ 〈首善第一女工廠開辦〉，《順天時報》，1909 年 2 月 16 日，第 7 版。

¹¹⁴ 《備聘表》2，頁 5。關於對峯旗操子工作年限的考察，筆者調查了 1915 年 12 月以及 1916 年 12 月的《支那傭聘本邦人名表》（日本外務省外交資料館所藏），經比對，發現 1915 年的統計表中記有操子的信息，即在該學堂教授手藝、音樂、日文、日語等科（月俸銀 80 元），雖然聘期定為從 1910 年開始無期限，但在 1916 年的統計表中並未發現操子的相關信息，且因統計月份為 12 月，據此可以推定操子最長工作至 1916 年。

¹¹⁵ 〈小山內高子氏渡清〉，《婦女新聞》，1910 年 4 月 29 日，第 2 版。

¹¹⁶ 〈坂井筆子氏の渡清〉，《婦女新聞》，1910 年 4 月 29 日，第 2 版。

¹¹⁷ 外務省政務局第一課編，《清國傭聘本邦人名表大正 2 年 12 月現在

120. **河瀨梅子**：神戶宗教學校畢業。受聘福建福州幼稚園保姆養成所。¹¹⁸

工作時間不詳 合計 11 人

121. **許如華**：漢語化名，1909-1910 年間，受聘盛京營口官立淑慎女子初等小學堂。¹¹⁹

122. **川島福子**：夫浪速為直隸北京高等巡警學堂監督。福子曾在直隸北京女學堂、同和女學堂充當過教習。¹²⁰

123. **內田正子**：夫康哉為北京駐清公使。受聘於直隸北京女學堂充任教習。¹²¹

124. **小山（氏）**：受聘於鄧家仁、鄧家讓兩兄弟創辦的廣東首家民辦新式學堂——時敏學堂。1904 年，小山（氏）又兼任廣東省城女學堂教習。¹²²

125. **藤田駒子**：受聘於直隸北京豫教女學堂、北京會文學堂充任教習。¹²³

126. **氏家玉井子**：夫謙曹為京師大學堂教習。受聘直隸

調查》（日本外務省外交資料館所藏，1913），頁 16。

¹¹⁸ 實藤惠秀，《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稿》，頁 180。

¹¹⁹ 於阜民、閻海、段速敏，《營口史話》（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頁 147-148。據作者分析，許如華可能是日本軍政署統治時期在日本人開設的瀛華實學院，或在日本居留民團役所開設的日本尋常小學校擔任教員。

¹²⁰ 〈外國に在る女流教育家〉，《婦女新聞》，1906 年 2 月 12 日，第 2 版。

¹²¹ 〈外國に在る女流教育家〉，《婦女新聞》，1906 年 2 月 12 日，第 2 版。

¹²² 〈記事欄——內國〉，《女子世界》，期 7（1904 年 7 月），頁 85。

¹²³ 實藤惠秀，《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稿》，頁 114；朱有瓚，《中國近代學制史料》，輯 2 上冊，頁 49。

北京同和女學堂、淑範女學堂。¹²⁴

127. **鋼島(氏)**(又記岡島):受聘江蘇上海務本女塾,教授英語科。¹²⁵

128. **円(氏)**:推定爲音譯日本姓。受聘湖北女子師範學堂附屬幼稚園。¹²⁶

129. **岡崎千代**:受聘於江蘇松江清華女學堂,充任教習,教授體操科。¹²⁷

130. **相田智保**:受聘於四川成都女子師範學堂,充任教習,教授手工科。¹²⁸

131. **姓名待考**:受聘直隸天津嚴氏保姆講習所,推定與大野玲子一同工作。¹²⁹

二、日本女性教習與晚清近代中國女子教育的實態

根據上述所列日本女性教習的在清信息,可窺探出晚清女子教育在衝破重重牢籠過程中,留下的諸多片段,現歸納以下五點:

(一)從日本女性教習的地域分佈而言,其在清教育活動,幾乎遍及全國。如表一所示,無論是政治文化中心的直

¹²⁴ 服部繁子,〈北京女子教育談〉,頁12。

¹²⁵ 朱有瓚,《中國近代學制史料》,輯2下冊,頁605。

¹²⁶ 朱有瓚,《中國近代學制史料》,輯2上冊,頁58。

¹²⁷ 汪向榮,《日本教習》,頁95。

¹²⁸ 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464。

¹²⁹ 清國駐屯軍司令部編,《天津誌》,頁230。

隸省，抑或是經濟發達的江蘇省、浙江省、福建省、廣東省等沿海地域，甚至當時交通閉塞的雲南省及蒙古腹地，都曾留有日本女性教習的足跡。這足以見證晚清女子教育已開始在全國範圍內生根發芽，但東北、西北、西南等偏遠省份的女學發展仍舊滯後。

表一 日本女性教習工作省份一覽

省 別	人 數	省 別	人 數
直隸省	44 人	四川省	12 人
盛京省	11 人	雲南省	1 人
吉林省	2 人	浙江省	6 人
江蘇省	17 人	福建省	6 人
安徽省	2 人	廣東省	5 人
湖南省	12 人	蒙 古	2 人
湖北省	11 人		
合 計		131 人	

(二) 從日本女性教習的工作情況來看，民間興辦女學延聘教習的時間，不但早於清廷四至五年，其延聘的人數也明顯多於清廷。究其原因，當時對於振興女學持反對意見的不乏其人，折衷者不在少數，緘默者更有人在。1904年1月7日，張之洞、榮慶、張百熙仿照日本草擬頒佈了《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其內容足以表露清廷對女學之見。他們認為，外國皆有幼稚園，令女師範生為保姆以教之，然中國不可能設培養女師範生之師範學校，「中國此時情形，若設女學，期間流弊甚多，斷不相宜」，且「女

子只可於家庭教之」，「無益文詞，蓋不必教，妄發關係重大之議論，更不可教」。¹³⁰ 在他們看來，女學只有家庭教育。這充分暴露出清廷的保守與落後，遠不及民間開明志士見識廣博，以致於清廷在振興女學方面的起點過低，僅限於女童入蒙養院以及相應保姆養成所的開設等。但民間並非以此章程為唯一，且此時的清王朝國步多艱，早已無暇於民間所設的女學，即便有所壓制，也只不過轉化為其興辦的動力罷了。與此同時，關於振興女學之論議倍受關注，各類報刊雜誌更是放言不羈，暢言女權和女學，毫無顧及。1906年2月21日，慈禧太后見民意難忤，諭令學部振興女學，至此創辦女學進入高潮。清廷為大勢所逼，於1907年3月8日正式公佈《奏定女子小學堂章程》及《奏定女子師範學堂章程》以規範女學，力求劃一。自此被束之千年之久的中國女學終於掙脫牢籠，踏出其前行的首道關卡。概觀晚清女學，言其源起於民間而興於清廷承認之後不足為過。

表二 日本女性教習工作類別一覽

類 別	人 數	類 別	人 數
蒙 養 院	27 人	師 範 學 堂	15 人
女 子 私 塾	12 人	家 庭 教 習	6 人
女 子 小 學 堂	55 人	工 藝 院 類	7 人
傳 習 所 類	5 人	職 業 學 堂	1 人
中、高學堂	2 人	其 他	1 人
合 計		131 人	

※表一、二所列數據均依照最初工作地點統計而成

¹³⁰ 朱有燾，《中國近代學制史料》，輯2下冊，頁746-748。

(三) 如表二所示，日本女性教習的工作地點，主要以蒙養院、初等女學堂爲主，像如今中學水準的女學堂，在當時可謂寥寥無幾。¹³¹ 另外延聘日本女性教習的蒙養院、女學堂在科目設置上，帶有濃重的「東洋化」氛圍，著實爲日式教育的翻版。她們在蒙養院擔任行儀、訓話、手藝、唱歌、遊戲等科，在小學堂則承擔除國文、修身、歷史之外，幾乎所有的科目。戶野美知惠、河原操子、服部繁子、木村芳子等教習，更是親自起草學堂章程並全權負責教務事宜。在大野鈴子所工作的嚴氏蒙養院，不僅照搬日本經驗，就連院內的幼兒桌椅都購自日本。¹³² 張雪門先生曾批判清末仿效日本創辦的蒙養院，「她們將談話、排版、唱歌、識字、積木等科目，一個時間一個時間規定在功課表上，教師高高的坐在上面，蒙養生很端正的坐在下面，教師教一樣，學生學一樣，兒童不能別出心裁，也不許其別出心裁。至於各種工具和材料，如果教師不給，兒童自然不能取用，且放置的地方很高，兒童雖欲取而不得」。¹³³ 陶行知先生也曾指出，此時國內學前教育的「外國化」病態，別說學的，就連吃的、玩的也都是外國的。¹³⁴ 另外部分蒙養院（如湖北幼稚

¹³¹ 縱觀近代中國女子教育，直至民國 10 年，教育部才訓令速設女子中等學校。具體如下：「據第六次全國教育聯合會呈送議決促進男女同學以推廣女子教育案。查現實女子教育甚未發達，實由女子中學太少，應由本部通行各省速設女子中學，並於相當學校附設女子中學部，以資推廣」。李桂林、戚名琇、錢曼倩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普通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頁 810。

¹³² 嚴仁清，〈祖父嚴修在天津創辦幼兒園教育的回憶〉，頁 48-49。

¹³³ 張雪門，〈我國三十年來幼稚教育的回顧〉，《中國學前教育史資料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頁 112、179-180。

¹³⁴ 陶行知，《中國教育改革》（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頁 70。

園、湖南蒙養院）、女學堂（如毓正女學堂、同和女學堂、務本女塾）甚至開設日本語，教授會話、讀法、寫法、綴字法等，這對於五、六歲的幼兒以及剛剛踏出閨門的少女而言，國文知識尚且難以消化，何談日語？

也許有人會有此疑問，博物、音樂（鋼琴、風琴）等近代科目可以通過延聘教習的方式解決，難道圖畫、體操等科目也需照抄照搬嗎？其實不然，這些科目對剛剛接受新知識的國人來說，的確為新鮮事物，圖畫教材所使用的範本是從日本引進的，體操科所用的器械自不必說，就連徒手操，甚至列隊的口令，在當時的中國也是聞所未聞的。¹³⁵

（四）關於日本女性教習的受聘期限，少數公立女學堂延聘教習的工作年限較長，如田中美都子為六年、武井初子為七年、宇佐美直子為十年等。¹³⁶而大多私立女學堂延聘日本女性教習的時間，通常為一至二年，更短的僅幾個月而已。也正因為如此，日本女性教習的在清活動並不正規，較為雜亂，兼任、轉任、臨時受任、或因學堂經營不善被迫辭任的時有發生，甚至一些隨夫渡清的家屬也一併被視為延聘的對象。這足以看出處於初創期的各類女學，因辦學經驗欠缺的無奈性、對近代教育的渴求性以及崇尚日本教育的跟風性。也許當時蒙養院、女學堂、師範學堂能夠聘到一位日人教習應該算是比較榮耀的事情吧。

¹³⁵ 汪向榮，《日本教習》，頁182。

¹³⁶ 另外，根據《清國備聘本邦人名表明治41年1-4月調查》的結果，龜田操子、常田武子、野口芳子等人的受聘年限雖然規定為無期限，但卻沒有出現在《清國備聘本邦人名表明治42年12-明治43年5月調查》中，由此可以推斷她們至多工作四年。限於史料調查，至於之後是否受聘其他學堂或成為私宅家庭教習也不無可能。

(五)再談月俸。因屬外聘性質，日本女性教習的待遇遠遠高於本國教習。¹³⁷ 根據現有資料來看，普通教習的月俸為 50-60 元，少數教習如服部升子、田添幸枝等多達 100 元以上。那麼月俸 50-60 元又具有何等購買力呢？王季潛曾有如下說明，1907 年自流井樹人學堂延聘日人山根花子，任體操、音樂教習，月俸 80 元（年薪 960 元）。當時白米每斗重 45 斤，所值不到 1 元，一個舉人、進士掌一縣的書院，被尊稱為「山長」，年薪不過 560 元。¹³⁸ 由此可見，當時普通日本女性教習的年俸，都已略高於掌一縣之「山長」，那些曾聘任過日本女性教習的私立女學堂，其辦學的經濟壓力可想而知。¹³⁹

¹³⁷ 汪向榮，《日本教習》，頁 122。另兒山奇人在 1906 年 3 月的《教育研究》中發表〈北清通信〉一文，他指出：「在清國教育界，邦人的勢力頗大。他們的薪俸約在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較國內教員要高出三至五倍左右」。兒山奇人，〈北清通信〉，《教育研究》，號 24（1906 年 3 月 1 日），頁 86。汪向榮先生在書中，將兒山奇人誤書為「兒玉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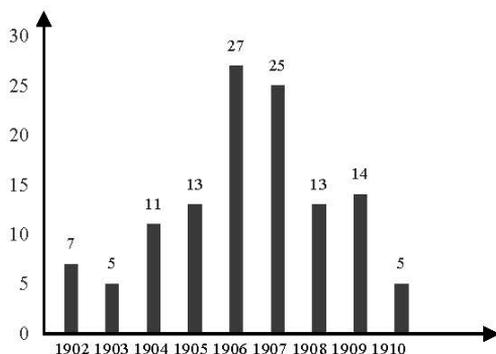
¹³⁸ 王季潛，〈記自流井王氏私立樹人學堂〉，頁 128。

¹³⁹ 陳平原在《看歷史》中曾發表〈女學堂的故事——從北京畫報看晚清女子教育〉一文，認為晚清女學堂內，日本女性教習的教育活動多為義務性質（陳平原，〈女學堂的故事——從北京畫報看晚清女子教育〉，《看歷史》，期 35，2013 年 2 月，頁 33），但基於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並無日本女性教習義務工作的相關內容，筆者僅在〈北京女子教育談〉（服部繁子，〈北京女子教育談〉，頁 12）一文中得知豫教女學堂的服部升子、龜田操子二人，每月索取少額補貼一信息，但這並不能代表大多數人，且大多數日本女性教習是有較高月俸的，故對日本女性教習多為義務性質的工作還有待繼續考察。

三、日本女性教習的作用與評價

日本女性教習的在清教育活動始於 1902 年，至 1906 年清政府承認女學，渡清的人數也隨之達到最高值。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滿清覆滅，此後也少有渡清受聘的了，而先前渡清的教習或因聘約到期，或因其它緣由，幾乎全員歸國，盛極一時的日本女性教習，最終退出歷史舞臺，成爲了歷史的代名詞。

圖一 在清日本女性教習新增人數推移



※工作時間不詳的 11 人不在統計範圍之內

縱觀日本女性教習在清的十年，正是中國近代學前教育、女子初等教育興起的十年。就現在看來，她們的渡清活動顯然是不夠規範的，說她們月俸高昂、流動性較大也好，說她們授課方式呆板、不通國文難以與學生互動，多靠現場口譯翻譯授課，效率低下也罷，都是不無根據的。但即便如此，對日本女性教習所起到的積極作用，我們應給與實事求是的評價。

表三 日本女性教習渡清前經歷一覽

學歷／經歷	人數	學歷／經歷	人數
校長	1人	養成所畢業	12人
教員	1人	講習所畢業	17人
訓導	4人	師範學校畢業	2人
大學畢業	2人	高等女校畢業	2人
教會學校畢業	1人	體操音樂學校畢業	2人
職業學校畢業	3人	不詳	74人
合計		131人	

首先，如前文所提，清末有識之士雖意欲振興中國女學，卻苦於經驗匱乏、無從著手，這便成爲了日本女性教習渡清的重要契機之一。也正因爲如此，對日本女性教習的延聘，在很大程度上填補了中國近代女子教育辦學經驗不足的空白。從表三能夠掌握的數據可以看出，大部分日本女性教習渡清前，若非爲學校教員、就是出身專門的培訓機構，是具備一定知識水平的。雖然她們所帶來的是完全的日本教授模式，但對於授課時間的規範、教授內容的把握，甚至部分教習參與到學堂章程的起草、教學組織的運行管理等，無一不是在規範教學。

其次，日本女性教習的教育活動與當時在朝官吏、地方貴族以及民間志士緊密相關，這也使得這些中上流家庭出身的女公子們率先踏出家門，開始接受近代教育。據傅子篁回憶，在當時的社會裡，因女子不能隨意外出，她們一般都要

乘坐「肩輿」登堂學習，¹⁴⁰ 轎夫需將肩輿抬至學堂的二門之內。返堂時，女公子們也必須等到轎夫抬入二門方能上轎。即便如此，為著好奇，無論炎夏寒冬，天晴下雨，在學堂附近總會有不少人引頸張望，希圖看個究竟。¹⁴¹ 誠然，這些大家閨秀是無法代表當時中國二萬萬女性的，但她們能夠身先試行，悖駁傳統婦德權威，與整日束縛於家門之內，以「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子識字多誨淫」為一生訴求的女子相比，這本身就是歷史的進步。

最後，明治維新以後，深受儒教影響的日本雖然快速吸納西方文化，但在女子教育方面，卻採用中西折衷的方法構成其獨特的「賢妻良母」教育模式。這種模式也因與清政府所恪守的封建女子倫理道德觀，有諸多相似之處，因而很快被接納。但只知其目標而不知如何去實施培養，顯然如坐而論道、紙上談兵。而眾多日本女性教習，正是充當了「賢妻良母」理念現場推動者的角色，但同時她們也意想不到的成為了近代中國女性觀更迭發展的觸媒劑。即當中國學界，尤其是女學界，在漸趨認清其視家庭為職業，接受教育之後仍需折返家門的實質之後，質疑批判波駭雲屬，意願趕超「賢妻良母」，追求婦女解放、自由平等、人格獨立、同權參政的吶喊之聲日漸高昂。進入民國，近代的新教育已從無到有，漸次完備，尤其在師資方面，除國內培養，赴外留學人員也陸續歸國，雖然還難以達到自行解決的程度，但大體可以不必再依賴外力了。

¹⁴⁰ 肩輿：一種兩人抬的轎子，兩邊窗簾和轎子門簾上裝有一小方形竹簾，女子坐在裏面，關上竹簾，外面的人只有隱隱綽綽看見裏面的人。

¹⁴¹ 傅子質，〈回憶淑行女塾〉，頁 127。

總地來說，晚清日本女性教習，對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初創期發展的影響是深遠的，正如實藤惠秀所言：「一個日本教習前往中國教學，其效果會相當於五十名中國學生留學日本」。¹⁴² 如今，我們僅能夠憑藉零碎殘存的史料，織構一幅幅日本女性教習渡清、抑或在學堂中授課的場景，但著實值得玩味。

¹⁴² 實藤惠秀，《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稿》，頁 65。